

老和尚的身教有聲書—序五 海納百川 謙沖自牧(上)

釋勝妙 第六集 檔名：61-268-0006

心量廣大，而行為嚴謹;使命重大，而平易近人;眼光長遠，而謙沖自牧。這是我對老法師的認識。

二〇一二年一月五日，筆者有幸經友人介紹，前往香港親近上淨下空老法師，擔任侍者與秘書工作。直至二〇一八年十月奉命留駐英國為止，前後將近八年時間，隨侍老法師左右，朝夕相處，對老法師的行誼有些認識與體會。在此不揣淺陋，整理出其中的點滴，供讀者參考。為行文方便故，以下以我自稱。工夫

一、心量廣大

初次拜見老法師，是在一九八九年。當時有事前往景美華藏佛教視聽圖書館請教問題，請教之前順便聽老法師講了一堂《華嚴經》。當時對老法師能將深奧的教理以淺白的言語講述，讓聽眾能夠理解，感到很佩服!聽經後請教老法師，華藏圖書館派到長庚醫院佛學社演講的法師講得很好，可否不要輪換?老法師只回答了一句:「要給每個人都有機會(說法)。」聽了老法師的理由，我等只得順從，不再堅持己見。然而從老法師的答復中，也體會到老人家平等對待弟子的胸懷。

再次聽聞老法師，已是二〇〇八年。當時得知在老法師的倡導下，廬江落實傳統文化，達到社會和諧的效果。這是自從我中學開始學習傳統文化以來，第一次聽到傳統文化能夠落實的消息，內心很受鼓舞!從那時起，我開始聽老法師講經的光盤。聽經當中，對於老法師深入經教、通俗演說的功夫心悅誠服，但是最感到佩服的，還是老法師廣大的心量——時時為大眾著想。

老法師講經當中，曾提及他十四歲時，因家庭經濟困難而失學

。在自己飽受失學之苦時，小小年紀的他，時常思考的是如何讓全天下的兒童不會因貧窮而失學。他甚至想出具體辦法，由國家向企業征收「教育捐」，以供全國學生免費接受教育。一般人在受苦時，心裡想的是自己如何脫離苦難。老法師小時候，所想的不

是自己一人，而是全天下的小孩，這是多麼廣大的心量!心量有多大，事業就有多廣。老法師後來能將聖教弘揚到全世界，甚至獲得聯合國的弘法平台，是其來有自的。

二〇一二年得以親侍老法師之後，對於老法師的心量廣大，更有了親身的體會。從老法師日常從早到晚所說的、所做的，可以觀察到，他內心的想法跟一般人不同。老法師很少為自己著想——他所想的，不是如何提升自己的能力、如何攝受更多的人、如何出名、如何獲利等等;而是如何承傳聖賢教育、如何增進人民福祉、如何團結各大宗教、如何促進世界和平。從這裡可以看出，老法師講經時所說的是真心話;他平時是怎麼想的，講經時就怎麼說，知行合一。正因為這樣的真誠心，所以他想做的大事業，一般人認為很難做到的，後來都能逐一實現。

老法師的心量廣大，也體現在鼓勵跟隨自己學習的人去參學，而不會將學生、信眾緊緊聚攏在自己身邊。一般人會很在意拉攏自己身邊的人，不會輕易讓他們去跟隨別人，老法師則不然。曾聽悟道法師說起，當年在華藏圖書館，老法師曾派自己的出家弟子去親近日常法師，學習戒律。結果這些法師學習回來，產生了分別心，對圖書館的日常安排有諸多不滿，造成了一些困擾。即使曾經有過這樣不順的經驗，二〇一四年，當老法師知道果清法師精通戒律時，還是禮請果清法師前往澳洲淨宗學院，為那裡的四眾弟子講授戒律。正是出於大公無私的胸懷，才能如此做。

老法師的心量廣大，還體現在能夠包容別人的過失與別人對自

己的冒犯。一九九八年，老法師與弟子們離開台灣，應邀前往新加坡。那時老法師寫下了「生活在感恩的世界裡」六句話：「感激傷害我的人，因為他磨鍊了我的心智。感激欺騙我的人，因為他增進了我的見識。感激鞭打我的人，因為他替我消了業障。感激遺棄我的人，因為他教導我應當要自立。感激絆倒我的人，因為他強化了我的能力。感激斥責我的人，因為他助長了我的定慧。」老法師這麼寫，並不是自我安慰的「阿Q精神」，而是自己實際生活經驗的總結。關於這些經驗，老法師在講經當中一一列舉了實例。

正是出於海納百川的廣大心量，所以老法師不只注重弘揚淨土宗，也提倡將中國大乘八宗、小乘兩宗都弘揚起來。二〇一二年贊助斯里蘭卡成立「龍喜國際佛教大學」時，老法師倡導振興巴利語、漢語、藏語三大語系的佛法，希望將佛教全面復興起來。

老法師不只讚歎佛教，也讚歎其他宗教。他提倡各宗教之間平等對待，和睦相處；希望藉由宗教團結、宗教回歸教育、宗教互相學習，促進世界和平。

二、親切關懷

老法師見到任何人都很客氣，親切和藹，平易近人，就像鄰居的老爺爺一樣，沒有一點架子，看不出是做出大事業的人。

對於訪客，老法師一視同仁地親切接待，不因貧富貴賤而有差別。有時客人提出比較過分的要求，讓老法師身邊的護法感到不滿，老法師還是盡量滿足其要求，不會因自己的身份地位而有所抗拒。老法師交代要為所有訪客都準備法寶與禮物，不會讓來訪的人空手而回。有時老法師會將自己手上的念珠解下來，贈送給人。

老法師真誠關懷周遭的人事物。我初到香港時，衣服帶得不多。每次講經前，我們會在老法師住處的門口等候。老法師看到我穿得比較少，就關照我穿暖些。過了一天，看到我沒增添衣服，就拿

了一些保暖的衣服給我。之後還不時送我一些衣服與用品。

用餐的地方有兩張大圓桌，一張是主桌，給老法師、嘉賓與主要幹部坐;另一張是副桌，給義工與工作人員坐。有一次午餐時，老法師忽然指著副桌的一個位置，問道:哪位居士為什麼沒來，是不是身體不舒服了?工作人員解釋說，他臨時有事所以沒來。由此可見，老法師關懷身邊的人，有什麼情況，老人家都會關注。

不僅關懷人，老法師也關懷周遭的其他眾生與事物。看到貓狗等小動物，會關心它們的飽暖。看到室內進了昆蟲，會以塑料杯與紙片，小心地將它放進塑料杯，然後送到戶外安全的地方。對於周遭的一草一木、一事一物，老法師也會關心與詢問。

三、正念穩固

眾所周知，老法師講經的語速很慢，初次聽講的人可能不大習慣。日常生活中的老法師，也跟他講經一樣，一舉一動慢慢進行，很有耐性，時時保持著正念。我們年輕人，有時急著做某件事，會走得比較快，甚至小跑步。老法師看到了，會告訴我們:「慢慢走，不要跑!」有時我們遇到突發情況，一下子緊張起來，老法師會說:「不動，不動!」提醒我們保持冷靜與正念。

老法師做事的習慣，是專注做一件事;一件事做完，才做下一件;不會一心多用，同時做幾件事情。

老法師長年念珠不離手，一有空就數著念珠念佛。每次遇到自己身體健康有些狀況時，或者聽聞社會動蕩的新聞時，總是更加努力念佛。老法師求生極樂世界的心很切，雖然在世界做出重大的貢獻，但沒有絲毫留戀，隨時都可放下。

二〇一〇年年底，筆者有幸隨團前往香港暫時親近老法師，並跟隨前往新加坡、馬來西亞與印尼。當時由於某種因素，老法師決意求往生。二〇一一年年初，老法師率團前往新加坡、馬來西亞、

印尼弘法，並至印尼泗水追悼老友瓦希德長老。

在那段時間裡，平時笑口常開的老法師，一直很嚴肅，從沒有真正笑過，這顯示出老人家真求往生的決心。返回香港之後，有居士發心提供一棟樓房作為講經教學之用，才答應繼續住世。

大概在二〇一三年，有一次隨侍老法師從香港飛吉隆坡，路上經過五六小時，到達時已是傍晚。吉隆坡有居士經營酒店，裡面有泡澡池，邀請老法師去泡澡。作為侍者，我伴隨老法師前往，隨行的還有馬來西亞當地的一位護法居士。

泡澡時，老法師先以毛巾擦拭身體，然後浸泡。浸泡一會之後，老法師起身坐在浴池邊，雙腳泡在浴池裡，靜靜地望著池水，一動也不動地坐著。當時我覺得這個舉動有點異常，心裡想，八十幾歲的老人家，經過了幾個小時的旅途勞頓，抵達之後就來泡熱水澡，現在突然坐著不動了，不會有什麼問題吧？禁不住擔心起來。我看了看陪我們同去泡澡的護法居士，他向我搖搖手，意思是不要去打擾老人家。但是我還是很擔心，就出聲喊：「師父！」老法師沒回應。我又喊了一次，還是沒回應。喊到第三次時，老法師輕輕地說：「我在念佛。」頓時我才放心，同時也佩服老法師的正念！

正因為老法師時時保持正念，所以記憶力特別好。八十幾歲的老人家，記憶力比我們年輕人好太多了！我們由於妄想多，雖然年紀不大，記憶力已開始衰退。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事情，有時我們記不得了，老法師還記得很清楚。經老人家提醒，我們才想起來。